



鸣镝风云录

梁羽生小说全集



梁羽生小说全集

鸣镝风云录（四）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鸣镝风云录 四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19)

ISBN 7-80521-634-7

I . 鸣…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广州

花城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 录（四）

第六十一回	有情喜得重相见 无计难防敌再来	1005
第六十二回	击退魔头逢旧友 找寻爱女到中原	1020
第六十三回	名利诱人嗟上钩 是非陷阱切宜防	1035
第六十四回	骗局拆穿惊少侠 真情流露走娇娃	1049
第六十五回	相府豪门藏敌使 少年侠士陷囹圄	1064
第六十六回	窃取武功施诡计 闯开虎穴见恩师	1078
第六十七回	权臣误国殊堪叹 义士遭危亦可哀	1093
第六十八回	何惧孤身斗强敌 却从群盗悉芳踪	1107
第六十九回	陷阱暗惊防世伯 深闺却喜结知交	1123
第七十回	折节纳交藏险诈 谈词论世现真形	1142

第七十一回	私隐难宣心自苦 诡谋巧布计何工	1157
第七十二回	铸错难翻悲失足 忤情何不早回头	1172
第七十三回	输他覆雨翻云手 愧负嘘寒问暖心	1186
第七十四回	恶斗华堂惊大吏 太息难圆鸳侣梦	1206
第七十五回	虽同患难非良伴 莫测高深暂结盟	1222
第七十六回	点破迷蒙消隐患 似曾相识惹疑猜	1236
第七十七回	医馆诡谋嗟鬼域 太湖喜见赛华佗	1250
第七十八回	避世只缘曾失足 忤情何不再回头	1264
第七十九回	生死茫茫忧故友 恩仇惘惘念新知	1278
第八十回	一战群雄驱巨盗 重来少侠入苗疆	1292

第六十一回 有情喜得重相见 无计难防敌再来

濮阳坚的“化血刀”毒功就是那日在仪醪楼上，给公孙璞破了的，至今尚未重新练成，自是把公孙璞恨如刺骨。

郑友宝笑道：“大师兄，师父可是要留下这小子呢。”

濮阳坚道：“将他一刀杀了，还是便宜了他。嘿嘿，不用师父吩咐，我也不会这样便宜他的。”

郑友宝道：“对，先给他多少~~个~~磋。”

濮阳坚道：“我捏碎这小子的琵琶骨，先把他的武功废了！嘿嘿，他破了我的化血刀，我废了他的武功，这正是叫做天道好还，一报还一报！”

濮阳坚只道公孙璞已中毒昏迷，放心的走到他的身前，弯下腰便要捏碎他的琵琶骨。

不料公孙璞忽地一跃而起，冷笑说道：“区区毒酒，岂能奈我何哉！”

只见他中指一翘，一条水线突然从指端射出。原来公孙璞佯作昏倒之时，却是默运玄功，把毒酒导引到中指之端。

濮阳坚骤出不意，给毒酒射上面门，两只眼睛登时张不开来。说时迟，那时快，公孙璞“砰”的一掌击出，濮阳坚哪里闪避得开，摔了一个大筋斗。

郑友宝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拔刀出鞘，抢上去拦住公孙璞。

公孙璞喝道：“且看是谁逃不出谁的掌心！我不屑杀你，先废掉你的‘招子’！”左掌平伸一托对手肘尖，双指便向郑友宝的面门点去。

郑友宝曾经见过公孙璞和他的师父交手，深知他的厉害，他是为了救师兄，迫于无奈，才装腔作势，上前拦阻，怎敢与公孙璞真个交手？大惊之下，连忙后退。

濮阳坚抹干脸上酒水，跳起来叫道：“不用怕他，他支持不了多久了！”原来公孙璞一掌将他打翻，但这一掌却未能令他受伤，他是和公孙璞交过手，深知公孙璞的功力如何的，这一掌没有将他打伤，他自是知道公孙璞因要运功御毒，功力业已大减了。

公孙璞冷笑道：“料理你们这两个脓包，费什么事！”提起玄铁宝伞，一招“飞龙在天”，横击出去。“咣”的一声，郑友宝的长刀砍着宝伞，火花四溅，损了一个缺口，几乎掌握不牢。濮阳坚斜身一闪，锋利的伞尖从他胸前划过，也是“嗤”的一声，撕裂了他的一幅衣裳。

濮阳坚心惊胆战，却还是笑道：“师弟。我说得不错吧，这小子的功力是不是大不如前？哼，他用了玄铁宝伞，却连你的刀也未能打落！”

公孙璞猛击一招，只觉玄铁宝伞沉重非常，已是有点施展不开。

公孙璞知道气力渐弱，抛了玄铁宝伞，喝道：“叫你也尝尝化血刀的滋味！”反手一掌，掌心如血，掌势飘忽，濮阳坚和郑友宝都不禁心头一凛，以为公孙璞这一掌是向自己打来。

濮阳坚是练过“化血刀”的，深知这门毒功的厉害，陡然看见公孙璞用“化血刀”来对付自己，焉得不惊？百忙中急忙倒纵，“咚”的一声，又摔了一跤。

郑友宝功力较师兄稍高，长刀弯转，削公孙璞左臂，这一

招是攻敌之所必救，意欲以攻为守，迫使公孙璞回掌护身。

哪知公孙璞气力虽然大减，身法仍是不差，一个“搂膝拗步”，方位立变，郑友宝长刀劈空，公孙璞那一掌已打到面门，郑友宝吓得魂飞魄散，本能的霍的一个凤点头，横刀保护脑袋。下盘空虚，公孙璞一个弹腿，喝道：“给我滚吧！”踢个正着。这一腿虽是气力不加，也把郑友宝踢出了一丈开外。

郑友宝只觉头皮一阵发麻，也不知是否给他的毒掌沾上，滚到濮阳坚身旁，颤声问道：“大师哥，你给我看看，我是否受了化血刀之伤？”

公孙璞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想不到我今日竟要倚仗毒掌吓退敌人。”喝道：“你们两个脓包我还不屑取你们的性命，你们给我滚得远远的，省得叫我见了生气！”原来公孙璞刚才那一掌本来可以拍中他的脑门的，一念慈悲，这才改用弹腿踢他。

公孙璞正要拾起玄铁宝伞，~~那个~~那个胖掌柜拿着一把算盘，摇摇晃晃地走到他的跟前，说道：“客官，你就想一走了之么？”

公孙璞冷冷笑道：“你请的好伙计啊，我要的是酒，他却给我在酒中加上药料。好吧，多少银两，你算清楚了，我给你就是。”

那胖掌柜拨拨算盘，嘀嗒嘀嗒的打了几下，说道：“你打伤我们两个客人，这帐该当怎么算法，你自己说？”

公孙璞喝道：“好呀，原来你也是他们一伙！”

胖掌柜哈哈笑道：“不错，你现在才知道么？”大笑声中，那把铁算盘已是向公孙璞胸膛推去。

原来西门牧野算准了公孙璞必定要来给黄河五大帮会的首脑人物治伤，禹城乃是必经之路，他到了禹城，十九会到仪醪楼喝酒，是以派遣门下两个弟子和这个胖子先到禹城布置。这个胖子本是江湖大盗，给西门牧野收服，如今已是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武功远在濮阳坚和郑友宝之上。

他们到了禹城，便占据了仪醪楼，将原来的老板赶走，伙计也换了他们的人。

“胖掌柜”这把铁算盘其实乃是一件奇门兵器，擅能锁拿刀剑，如今用来对付公孙璞一双肉掌，自是更占上风。

公孙璞右掌划了一道圆弧，左掌推出，这一招“见龙在田”本来是威力极强的掌法，可惜公孙璞只剩下三成功力，一掌推出，只不过把那铁算盘稍稍推开。胖掌柜一个转身，顺势一招“推窗望月”，铁算盘又来锁拿公孙璞的手腕。公孙璞的右掌若是仍然打去，五指就要给他算盘夹断。

公孙璞变招迅速，左掌一收，右手中食二指向胖掌柜面门挖去，这一招名为“驱龙探珠”，乃是败中求胜的招数。

胖掌柜笑道：“好狠的手法，可惜你已是强弩之末，奈何不了我啦！”衣袖一挥，“嗤”的一声，公孙璞双指戳破戳他的衣袖，却给他的铁算盘推过来，退了三步。

公孙璞心道：“可惜我已不能使用玄铁宝伞，否则正是他把铁算盘的克星。”无可奈何，唯有重使“化血刀”的功夫，镇慑强敌。

胖掌柜对他的毒掌亦是颇为忌惮，不过他的武功可要比濮阳坚、郑友宝好得多，攻守兼施，他那把铁算盘也足可抵敌得住。

濮阳坚、郑友宝爬了起来，左右分上，又来夹攻，濮阳坚狞笑说道：“好小子，我倒要看你还能打得多久，嘿、嘿，你想跑出这座仪醪楼只怕是万万不能啦！”

公孙璞咬牙狠斗，越来越是感觉气力不加，还幸亏对方三人对他的“化血刀”都是颇为顾忌，不敢太过迫近。

正在吃紧，忽听得守在梯口的两个“伙计”齐声怒斥：“臭小厮，给我滚出去，这里是来的地方吗？”

话犹未了，只听得轰隆轰隆的声音，那两个伙计滚下楼梯，

一个满面煤灰的小厮却走上来了。

那小厮道：“我有钱就来这里喝酒，你管我是什么人。哼，你们才是臭不可闻的大坏蛋！”

公孙璞一听得这小厮说话的声音，不由得惊喜交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这个小厮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宫锦云。

宫锦云第一次在仪醪楼与他相识的时候，是作捡煤球的小厮装扮的，如今正是和那天的武装一模一样！

公孙璞失声叫道：“宫姑娘，你来了！”

那胖掌柜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你是黑风岛主的女儿，你来作甚？”

宫锦云笑道：“我本来是来喝酒的，如今没酒可喝，但却有架可打，那我就只好和你们打架玩玩啦！”

濮阳坚喝道：“把她干了！”他们这边三个人都是同一心意，既然不能善罢甘休，那就必须把黑风岛主女儿杀了灭口，方能免除后患。

三个人没有预先约好，同时向宫锦云出招，这就给了公孙璞一个可乘之机。只听得“砰”的一声，郑友宝着了他的一掌。他的功力虽然大减，这一来郑友宝也仍是禁受不起，骨碌碌的从楼梯直滚下去。

宫锦云笑道：“打得好，这正是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郑友宝爬了起来，本来还想上楼再斗的，听了这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冷汗如雨。宫锦云说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话中之意，不啻告诉郑友宝知道，他中的是“化血刀”的毒伤了。

郑友宝没有练过“化血刀”，不知是真是假，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此时他已跌得浑身酸痛，心里想道：“受了‘化血

刀’之伤是绝不能再用力，上去也帮不了师兄的忙，还是赶快回去请师父救治要紧。”于是不敢上楼，爬了起来，一溜烟的便跑了。其实公孙璞用的却并不是“化血刀”的功夫。

那胖掌柜武功最高，三个人同时出招向宫锦云攻击之际，他陡地瞿然一省，身似陀螺疾拧，“铁算盘”转了过来，挡了公孙璞的一招，叫道：“你对付那丫头，我收拾了这小子再来帮你。咱们不可自乱步骤。”

濮阳坚曾经和宫锦云交过手，暗自思忖：“这丫头本领有限，我虽然失了毒功，杀她谅也不难。”说道：“好，你专心对付那小子吧，杀了那丫头我再来帮你。”他的武功远不如那胖掌柜，口头上却是要好胜争强。

宫锦云笑道：“濮阳坚，你已经是给拔了牙的蛇了，还想咬人么？”濮阳坚大怒，呼的一掌便打过去，喝道：“杀你这小丫头何须要用毒功！”

宫锦云格格一笑，道：“是么？”笑声中衣袂飘飘，倏地一剑指到了丹田，濮阳坚大吃一惊：“这丫头的功力怎的精进如斯？”饶是他闪得快，剑光过处，也削掉了他的一幅衣袂。

原来宫锦云自从和公孙璞相识之后，得公孙璞传授她的正宗内功心法，这一年来颇有进境。而濮阳坚在一年前给公孙璞废了毒功，本身的功力，也多少受了影响，迄今仍未恢复如初。此消彼长，即使只以功力而论，宫锦云亦已不逊于他。

宫锦云的剑法是黑风岛不传之秘，招数的精妙，远远在濮阳坚之上。濮阳坚不能以功力荡开她的长剑，越战越是惊慌，十数招后，宫锦云喝声“着！”一剑从他右肩穿过！

濮阳坚一声吼叫，喝道：“臭丫头，你敢伤我，我要你的命！”口里这么说，脚底却似抹了油，一转身跳出窗口，便即跑了。跑到老远，不见有人追来，这才扬声叫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总有一天，我要取你这臭丫头的性命！”

宫锦云哈哈笑道：“落水狗自称君子，你这狗面皮之厚，倒是可以算得世上无双。可惜我现在没有工夫打落水狗，由你去吧！嘿，嘿，这里还有条咬人的恶狗，且待我把它打得变了落水狗再说。”

胖掌柜又惊又怒，恼怒濮阳坚和郑友宝，只顾自己逃跑，丝毫不讲江湖义气。心里想道：“好呀，你们会跑，难道我就不会跑吗？”

本来以他的武功，抵敌公孙璞和宫锦云二人，还是可以应付得了的。因为公孙璞要一面运功疗伤，此时已是快要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了，但他一来因为知道宫锦云是黑风岛主的女儿，心里不无顾忌，他与宫锦云未交手，也不知是否胜得过她。心想纵然能够伤她，杀不了她，给她逃回去告诉父亲，自己这条性命也要丧在黑风岛主之手；二来见濮阳坚和郑友宝已经给她杀得大败而逃，心里也就未免着慌，不敢恋战。

宫锦云身似水蛇游走，唰、唰、唰疾攻数剑，胖掌柜无心恋战，把铁算盘推出，锁住宫锦云的剑尖，说道：“小丫头不可逼人太甚。”一个转身，抛开了铁算盘，也从窗口跳出去了。

宫锦云道：“你吃饭的家伙丢了，这掌柜你可当不成啦！”长剑一竖，把那铁算盘抛下，哈哈大笑。

胖掌柜那班伙计在她的笑声中逃得干干净净。宫锦云也不理会他们。

公孙璞喘过口气，说道：“锦云，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得着你。”

宫锦云笑道：“为什么想不到？你应该想得到的。你答应给那些人治伤，我能够不算准日期赶来会你吗？”

公孙璞心里甜丝丝的，说道：“锦云，你真好。是呀，我的确糊涂，应该想得到你会来的。”

宫锦云道：“闲话少说，你怎么样了？”

公孙璞道：“没什么，他们用毒酒害我，毒气已是给我驱除八九了，害不了我的，你别担心。”

宫锦云道：“好，那咱们在这里吃喝饱了再走，你可以在这时候慢慢驱毒疗伤。”公孙璞道：“你还在这里喝酒？”

宫锦云笑道：“不会再有毒酒的了。你吃了半顿，我可没有吃过呢。仪醪楼的佳肴美酒，岂可错过？不吃个饱，那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吗？”

刚说到这里，只见厨房里走出七八个人，为首的是个腰系围裙、满面油光的胖子。宫锦云笑道：“大师傅，你受惊啦。”

原来这胖子乃是仪醪楼的大厨师，其他的人，有的是酿酒师傅，有的是“二厨”、“三厨”，总之都是在厨房干活的伙计。要知濮阳坚和那“胖掌柜”霸占了仪醪楼，楼面的伙计可以换成他们的人，厨房里的伙计却非保留原来的旧人不可。

大厨师率领一众伙计向他们二人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说道：“多谢两位大侠，给我们赶跑了恶人。两位要吃什么东西，尽管吩咐。”

宫锦云笑道：“想不到我这煤黑子也变作了大侠啦。好，且待我想想要吃什么。对，公孙大哥，我们就要那天所点的菜式好不好？”

公孙璞道：“你还记得？”只听得宫锦云已在念道：“清蒸黄河鲤鱼、玉树鸡、翡翠羹，排南，油泡竹笋。公孙大哥，你瞧一瞧是不是那天所点的菜式，还有没有遗漏的？”

公孙璞笑道：“你的记性真好。”宫锦云道：“你和我也是那天的装束，只可惜少了佩瑛姐姐。你还记得吗，那天你和我都几乎给赶下楼去，后来是佩瑛姐姐请我的客，我又作你的东道主人。”

其中一个伙计还记得当日的事，笑道：“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你们两位可别见怪，今天让我们用心做好菜肴，孝敬你们

两位。”

过了一会，厨房里端出酒菜，殷勤招呼，宫锦云抹干净了脸上的煤灰，现出一张俏脸，笑盈盈地说道：“公孙大哥，你不怪我和你开这个玩笑么？我给你敬酒啦。”

公孙璞道：“韩姑娘和谷大哥我都见过了。谷大哥现在江南，我就是在七八日前和他分手之后才来这里的。”

宫锦云道：“他们两人怎样了？”

公孙璞笑道：“早已和好如初了。说不定待咱们回到金鸡岭的时候，正好赶得上喝他们的喜酒。”

宫锦云道：“是吗？江南好不好玩？”

公孙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两句话果然名不虚传。对啦，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和谷大哥在杭州的时候，曾经到月老祠求过签。”

宫锦云道：“求得什么签？”

公孙璞道：“两支都是上上签。月老祠那副对联真有意思，我念给你听：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姻缘。我一求到上上签，就知道咱们一定还会重聚的，但却想不到今天就能见着了。”

宫锦云粉脸通红，嗔道：“你本来是个老实人，几时学得这样油嘴滑舌的？”其辞若有憾焉，心实喜之。

公孙璞道：“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啊，难道你不想见我么？”

宫锦云噗嗤一笑，说道：“不想见你，我老远的赶来这里做什么？你明知故问，不和你说了，罚你喝酒。”她心中充满蜜意柔情，终于把真情流露了。

公孙璞更是心花怒放，笑道：“对，仪醪楼天下闻名的美酒，若不痛痛快快地喝它一顿，那就正如你刚才所说，是如入宝山空手回了。好，我喝，我喝！”

宫锦云见他接连喝了几大杯，不禁又有点为他担心起来，说

道：“大哥，你的酒量似乎并不怎么好，可别喝醉了。”

公孙璞笑道：“你放心，我不会醉的。”

只见他的头上散发出热腾腾的白气，这团白气越来越浓，好像一团浓雾，空气中也弥漫着酒香。原来他正在以上乘内功，把体内残留的毒质，化成汗水，散发出来。上乘内功，藉着酒力，攻效更大。

宫锦云大为欣羨，说道：“大哥，相隔不过一年，你的内功又增进了不少啊！如此精妙的内功，不知我几时才能练到？”

公孙璞道：“你刚才打败了濮阳坚，本领也是大胜从前了啊。以你这样的聪明，用不了几年，必定可以赶过我。”

宫锦云笑道：“那可得要你这位老师悉心指点才行。”

公孙璞笑道：“第一，我这点本领可不配做别人师父，第二，我也不敢收你这个弟子。我只想——”

宫锦云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截断他的话笑道：“不许你油嘴滑舌。好啦，我知道你是怕教会徒弟打师父是不是？”

两人正在说笑，忽听得楼下一个伙计说道：“楚大爷，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不过你老可来得有点不巧呢，小店刚刚出了一点事情……”

话犹未了，只见一个人业已走上楼来，正是黄河五大帮会的副盟主楚大鹏。今次这个约会，就是他和公孙璞订的。

楚大鹏走上楼来，哈哈笑道：“我就是因为知道你们这里出了事情，这才赶忙来的。哈哈，公孙少侠果是信人，我们都在盼望你呢，想不到你早已来了。宫姑娘，难得你也一同来到，这更是喜上加喜了。”

宫锦云淡淡说道：“我可帮不上你什么忙。”

楚大鹏道：“我帮不上你们的忙才是真的，宫姑娘，你刚才把濮阳坚打得夹着尾巴逃跑，真是令人称快！”

宫锦云笑道：“原来你早已来了，躲在附近，是不是？”

楚大鹏面上一红，说道：“姑娘明鉴，我可惹不起他们。”

公孙璞道：“多谢你来接我，你既然来了，先喝两杯再走吧。”给楚大鹏倒了一杯酒，接着问道：“你那几位朋友的伤势没有什么变化吧？我记得是后天才到期的。”

楚大鹏道：“还是像平日一样，早午晚发作三次，发冷之后跟着发烧。海砂帮的洪副帮主似乎稍重一些。”公孙璞道：“不用担心，我会替他治好的。”

楚大鹏忽地放下酒杯，神色有点古怪，向宫锦云问道：“宫姑娘，令尊没有来吗？”

宫锦云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你是听说我的爹爹来了吗？”

楚大鹏道：“这倒没有。不过我以为姑娘来了，他老人家或许也会来的。我们五个帮会弟兄都愿意听他老人家的号令，非常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光临呢。”

宫锦云淡淡说道：“是吗？可惜这件事情，我可没有告诉爹爹。我到你们这里来，爹爹根本不知道。”

楚大鹏好像有点失望，却也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又喝闷酒。

公孙璞已把体内残留的毒质蒸发净尽，说道：“救人要紧，好，咱们这就走吧。”

宫锦云心有所疑，路上禁不住又问楚大鹏道：“楚帮主，你一定听到什么关于我爹爹的消息？”

楚大鹏迟疑半晌，讷讷说道：“我倒是听得一些风言风语，不过要请姑娘恕罪，我才敢说。”

宫锦云道：“但说无妨，决不怪你！”

楚大鹏道：“听说令尊对公孙少侠有点、有点小小的芥蒂，不知是也不是？”

宫锦云心道：“原来我们的事情，江湖上都知道了。”当下说道：“这又怎样？”